

最美风景

在青岛,和大海撞个满怀

●徐筱榕

在青岛,应该体验赶海。一般的赶海,其实就是去海边玩,到沙滩上去走走,去礁石上转转。只要鞋子没问题就好,如果鞋子有孔洞或者鞋帮比较矮,沙子就容易进去磨脚。在沙滩上闲逛,除了能够找到漂亮的贝壳或者晶莹的石头,不太容易见到别的稀罕物。

三十年前,我爷爷去石老人闲逛,在沙滩上看到晒得半死的海星,有的一边橙黄一边紫色、腿部细长;有的一边墨绿一边暗蓝色、腿部粗短。他非常奇怪,就用袋子装了向前走。走了很远,遇到一位渔民,得到了答案:此处有扇贝养殖场,海星是软体贝壳类动物的克星,它的触手会握住贝类,掰开后把里面的肉吃干净。我问爷爷“养殖扇贝的人为什么不把海星切碎呢?”爷爷笑了:“真巧,我也是这么问的。你猜怎么着?海星的再生能力很强,切成多少块,后面就是多少条新的海星好汉。所以,养殖扇贝的人就把海星扔到沙滩上,晒死它们。”

到礁石上转,要穿鞋底不打滑的鞋子。到这里了,应该放飞一下自我,找找童年的感觉,谁的内心没有住着一个小孩?礁石的缝隙里经常有很多海水,里面藏着小小的海洋生物:细小的鱼比池塘里的同类敏捷得多;小海螺附着在礁石内侧或者石块底下,拔起它们基本不用费劲;野生海蛎子只有指甲的一半大,当地人鄙夷地称为“鸭嘴食”,不过口感很鲜,带着海水和海风的咸味;“干住屋”很常见,学名寄居蟹。这种小生灵看好哪个螺壳就住进去,背着“房子”四处溜达。等到身体长大了,再换个更大的螺壳住进去,如此循环往复。爸爸说,他见过两个“干住屋”打架,估计是同类之间打劫。他听说海洋中的海螺在减少,以螺壳容身的“干住屋”也在减少,还听说它们有时不得已用海洋垃圾里的塑料瓶当“住房”。听到这里,我心里酸酸的;礁石之间的小东西,小螃蟹最能跑动,它们在海水中游动时腿好像挺有劲,钳子是举着的。在礁石上则是快速奔跑,要抓捕这种“海陆两栖”的小东西,需要有勇有谋。这种赶海,怎么也要一两个小时。女生要做点防晒准备,男生则要备着小桶、小铲之类的工具。

这只是日常的“赶海”,真刀真枪地干一场,才算得地道的“赶海”。崂山会场村的海滩是挖蛤蜊的胜地之



资料图片

一。挖蛤蜊需要细心观察沙面上的小孔,有时候一铲子下去是包满泥的蛤蜊壳,有时只能挖到几个小蛤蜊,偶尔也会遇到蛤蜊的聚集地,一铲子下去能挖出十几个。海域不同,蛤蜊的品种也不同,胶州湾杂色蛤是蛤中上品。

钓蛏子,得带着毛笔和盐。对准沙滩上的“蛏子眼”撒一点盐,把毛笔放在上方,蛏子冲出来夹住毛笔,轻轻一提就能收获一个。也有高手不带毛笔,蛏子冲出来就下手,一样可以满载而归。

在城阳和胶州海域可以捕到章鱼,青岛人叫“八带蛸”或者“八带”。捕章鱼需要技巧。需要使用章鱼钩,还可以用笼子诱捕。在西海岸灵山湾海域可以期待虾虎。当海水退却露出满是虾虎的沙滩,人们即刻撒网,收网就能看到争相跳跃的虾虎。

赶夜海需要带着灯。在崂山会场海滩,夜幕降临后石夹红螃蟹活跃起来。打开头灯,用小铲子探进礁石缝隙或者挖掘沙地,发现螃蟹就用手指捏住。这些螃蟹肉质鲜美,是青岛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赶海,是青岛人的一种生活状态。不赶海,你的青岛体验就不算完整。

时间碎片

在大地上歌唱

●安宁

一个叫库兰的哈萨克女人,坐在一棵树下,怀抱着冬不拉,为人们唱起一首又一首情歌。

她已经老得快要被爱情忘记,走入人群便会尘埃一样隐没,华美的长裙也遮不住她臃肿的身体,可是当她唱起《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便仿佛成为“歌声婉转如云霞”的少女玛丽亚,向心爱的恋人都达尔发出深情的呼唤,相约月亮升起的夜晚,依偎在树下深情地歌唱。这生命中自由的光,照亮了一个卑微的哈萨克女人,让她在人生中某个朴素的瞬间,成为诗人们歌咏的日月星辰,大地上绽放的璀璨花朵。

天上有多少闪烁的星星,地上便有多少爱情的歌唱。骏马与歌声,是哈萨克人在大地上自由飞翔的翅膀。人们骑在马上,驰骋在天下富饶的牧场,唱出生命中炽热的爱与哀愁。人们在大地上繁衍生息,也在这肥沃的土地上生离死别。对于哈萨克人,命运不是来去无踪的风,命运就是辽阔无边的大地,人们沿着丰美的水草迁徙,也永远被命运包裹其中。年轻的人们骑马在山谷里相遇,随之而来的便是离别。一阵风去了哪里,另一阵风并不知晓。风只是在山谷里发出孤独的回响,为一生中再也无法忘记的惊鸿一瞥。

叫库兰的哈萨克女人,一定也有过如此炽热的爱情。为这份一生中只有一次,她要用全部的生命去歌唱。她不关心谁来倾听自己的歌声,就像一条山间的河流,不关心岸边的人怎样来了又去。一条河只是尽情地歌唱,夏天在花朵缤纷的草地上放声高歌,收纳整个天山的融雪,而后欢快向前;冬天便在厚厚的冰层下低吟,陪伴睡梦中的鸟兽虫鱼。一个哈萨克人降临尘世,歌声便融入了他的血肉,将他此后漫长一生中,即将历经的哀愁与伤痛,一一抚慰。行经此地的旅者,仰头看到高耸入云、仿佛一生不能穿越的天山,听到深山中传来的风的呼啸,野兽的低吼,还有骑马的牧人云雾般缭绕的歌声,会忍不住停下脚步,想要化作一株朴素的椒蒿,一朵白色的

蔷薇,一片绿色的苔藓,或者一条轻盈的小鱼,一只翱翔的苍鹰,一匹驰骋的骏马。人们就这样被忧伤的歌声俘获,希望永久停驻在这片开满鲜花的山谷,安静地老去。

但库兰不关心这些转瞬即逝的旅者,她只低头拨弄着琴弦,唱一首不知名字的歌。她无法用流畅的汉语,向人们翻译这首歌曲的词句,我只知道这是一首献给途经毡房的路人的歌。毡房中的哈萨克少女问路人叫什么名字,来自哪儿,一路是否疲惫。在人烟稀少的高山草原上,遇到一个远方来的路人,与他共饮一壶奶茶,这是上天的恩赐。眼睛清亮的少女,一定问了许多的问题,仿佛天山外的世界,是她遥不可及的梦想。也或许,她什么也没有问,只是默默陪伴他喝完一壶浓郁咸香的奶茶。可是,想到此此一别,便永生不能相见,她还是鼓足了勇气,对那人说:“等你离去,一定不要将我忘记。”

一只飞虫与另一只飞虫相遇,彼此碰触一下翼翅,便在花草的汪洋中消失。一只鸟与另一只鸟,在暴风雨来临前的黄昏,并肩翻飞在云里,发出高亢激越的鸣叫,随即便分道扬镳。它们都不曾记住对方的名字,也未曾说过海誓山盟,但在临别前的时刻,因这烟花一样绚烂的相遇,它们对彼此深沉地叮嘱:“等你离去,一定不要将我忘记……”

多少有着月亮一样容颜的女子,都像库兰一样老去。可是衰朽的皮囊,并不能阻止人们蓬勃的歌唱。这世间弥足珍贵的歌声,是生命中自由奔走的江河,是天山上几百万年从未停息的融雪,它染绿一切坚不可摧的荒芜,让生死在大地上绽开明艳的花朵,将爱情饱满的种子遍撒天山南北。

当一个老去的妇人离开这个世界,躺卧在一生都未曾走遍的大地上,她听到明亮的歌声再次响起,又一个叫作库兰的少女,正跨上骏马,沿着天山河谷纵情驰骋,寻找珍稀的爱情之花。

逝去的人隔着几万光年的距离,注视着人间奔涌的江河,在寂静的苍穹下,微笑着拧亮星光。

我的法官朋友对这三块宣传牌的设立总显得心有余悸:如果碰巧来这里玩耍的小孩子从宣传牌的后面钻进去,被支撑架划伤怎么办,是不是这里需要做一个挡板,确定小孩子钻不过来;如果碰巧有小孩子从这个位置爬上去不小心跌落怎么办,是不是这里需要加个防护措施;如果碰巧……他的担忧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啰唆,总觉得哪有这么多的碰巧,直到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这是多年前他审判的一个案子,两个同学在学校里打闹,一个把另一个推倒了,倒地的孩子骨折。两个涉事家庭都不富裕,赔偿费用调解不成,两家人走上法庭。案情很清晰,一个家庭得向另一个家庭赔偿一笔不小的钱款。负责赔偿的家庭因为这笔赔款让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不久后夫妻就离婚了,再过了没多久,开大货车的孩子的父亲出了车祸伤重身亡……我的法官朋友是在后期的强制执行时,知道了这个“家”已经没有了。

我问法官朋友,如果有回到当年重新审判这个案子的机会,他是否会做出不同的判决,从而让这个产生不同的结局。他沉默片刻,回答说,这两个孩子的家庭条件都不好,每一个判决应当是根据原则作出的,好的判决,需要判决正确、让人理解、认同和接受,如果重新审判这个案子,还会是同样的判决。

我和法官朋友讲起自己遇到的两件事,第一件是我家孩子还在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被小朋友推秋千撞伤了眼睛,另一件是在学校做实验时被破碎的玻璃试管划伤了手指。这两次事情,老师都及时把孩子送到医院进行治疗,我们感谢之余尽量自己承担费用。但是,我和我的法官朋友都明白,很多事情因为当事人所处的情境不同,无法比拟,完全不能苛责他人,很多事情感觉上的选择和事实上的选择只因为没有设身处地地遇上而已。那么,故事的结局就仅仅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的法官朋友更加勤勉地工作,带着温度和警戒心来做人 and 处事,希望尽量在源头预防很多危险的发生,尽管法律铁面无私,不能徇私情,但法律“无情”不等于法律在具体使用的过程中,完全冷冰冰,他在很多人焦灼、不理解甚至失去理智或者失去生活信心的时候,会尽力耐心讲起自己工作中落在他充满温情和善良的心里无法改变的诸多案例的结局,包括这个案子,从而给身边人提供一些思考,提供很多选择的可能性,也许,其中有一种可能,可以改变很多故事的结局。

生活里我们看到的,或者预感将会发生的事情,和真实发生的结局可能并不相同。成功的事情是美好的收获,但光鲜的背后也可能隐藏着隐患;挫败的困境,如果换一种角度对待,即是珍贵的经验,是珍贵的人生经历。就像一张纸,虽然缺了一个角,仍然是完整的,即使再切掉一块,它还是完整的,只不过是方方正正的完整,变为不规则的完整而已。如果我们总能尽力回归善良的角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少些抱怨,多些珍重,人生的故事必会有更好的结局。

征稿启事

来稿要求 1000 字—1500 字左右,内容要有细节、有故事、有真情,而且一定要原创,题目、角度、文体均不限。投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扫码关注
“文化青岛”

故事的结局

●宋雪宁